

古典珍品系列

最具经典

经久不衰

随园诗话

SuiYuanShiHua

中国戏剧出版社

清·袁枚／著

邹德金

冯雷刚／整理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随园诗话

清·袁枚 著

邹德金 冯雷刚 整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珍品系列丛书/邹德金 冯雷刚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7

ISBN 978-7-104-02667-9

I. 古... II. ①邹...②冯... III. ①古代-中国②文学-古籍
IV. ①C914.1②K8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0794 号

随园诗话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58930221(发行部)

传真:58930242(发行部)

电子邮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00

字数:5500 千

版次: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04-02667-9

全套定价:498.00 元(本册定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序

知赣州寺簿洪公伋，以书来曰：“从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余年矣。伋何幸远继其后，官闲无事，取文敏随笔纪录，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则绝笔之书，仅有十卷，悉镌木于郡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风流，宛然如在，公其为我识之。”

仆顷备数宪幕，留赣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识也。而经行之地，笔墨飞动，人诵其书，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诉不平者，如诉之于其父，而谒其所欲者，如谒之于其母。后十五年，文敏为翰苑，出镇浙东，仆适后至，滥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识。而与其子太社梓，其孙参军偃，相从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谓《随笔》者，仅见一二；今所有太半出于浙东归休之后，宜其不尽见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在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何止慰赣人去后之思。仆又尝风陈日华，尽得《夷坚十志》与《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间诗词、杂著、药饵、符咒之属，以类相从，编刻于湖阴之计台，疏为十卷，览者便之。仆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于人事、资鉴戒而佐辩博、非《夷坚》所宜收者，别为一书，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规以附刻于章贡可乎？

寺簿方以课最就持宪节，威行溪洞，折其萌芽，民实阴受其赐。愿少留于此，它日有馀力，则经纪文敏之家，子孙未振，家集大全，恐驯致散失，再为收拾实难。今《盘洲》、《小隐》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独野处未焉，寺簿推广《随笔》之用心，愿有以亟图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宝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临川何异谨序。



目 录

卷 一	1
卷 二	19
卷 三	37
卷 四	56
卷 五	74
卷 六	92
卷 七	115
卷 八	137
卷 九	157
卷 十	179
卷十一	200
卷十二	215
卷十三	235
卷十四	256
卷十五	278
卷十六	296
补遗卷一	311
补遗卷二	326
补遗卷三	344
补遗卷四	358
补遗卷五	374





古典珍品系列

GUDIANZHENPINXILIE

补遗卷六	393
补遗卷七	405
补遗卷八	423
补遗卷九	440
补遗卷十	457





卷 一

一、文中寄志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词。”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杖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二、重神轻格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为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三、门户之规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





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半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四、引用他言

于耐圃相公，构蔬香阁，种菜数畦，题一联云：“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对联云：“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两人都用真西山语，而胸襟气象，却迥不侔。

五、诗于落第

落第诗，唐人极多。本朝程鱼门云：“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陈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问，壮不如人后可知。”家香亭云：“共说文章原有价，若论侥幸岂无人？”又云：“愁看童仆凄凉色，怕读亲朋慰藉书。”王菊庄云：“亲朋共怅登程日，乡里先传下第名。”皆可与唐人颉颃。然读姚武功云：“须获燕然山上石，《登科记》里是闲名。”则爽然若失矣。读唐青臣云：“不第远归来，妻子色不喜。黄犬恰有情，当门卧摇尾。”则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辞更写公卿卷，恰是难修骨肉书。”“失意雅不悞，见花如见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满头。”“枉坐公车行万里，譬如闲看华山来。”“乡连南渡思菰米，泪滴东风避杏花。”俱妙。

六、忘却韵津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七、佳句不多

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某《拟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载人别离，月照人离别。”其人一生，所传亦只此四句。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檣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八、应用禅理

嵩亭上人《题活埋庵》云“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周道士鹤雏有句云：“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

九、金公爱才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龄，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祥。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蜀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歿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

十、尹公识才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谷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余之得与馆选，受尹公知，从此始。未几，上命公教习庶吉士。余献诗云：“琴爨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

一一、尹公作诗

尹文端公总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宁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挂误，候补南河，年七十矣。尹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公应声曰：“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风流。”

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



随园诗话





兵。”公喜，从此又与枚叠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须用美人兵”，“莫向床头笑曳兵，”之句：盖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谐谑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获稻归，饮于公所。酒毕，与诸公子夜谈。公从后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想意。盍早归乎？”余题札后云：“夜深手札出深闺，劝我新归应早回。自笑公门懒桃李，五更结子要风催。”除夕，公赐食物。枚以诗谢，末首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轮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

一二、怀念托庸

托豕宰庸，字师健，作江宁方伯时，潘明府涵，极言公风雅，强余入谒。果一见如平生欢。读其《送人赴陕诗》云：“潞河冰合悲风生，欲曙不曙鸟飞鸣。寒山历历路不尽，班马萧萧君独行。公孙阁下正延士，博望关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节可爱。遂献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鹤姿，六年人悔见公迟。学穷宋理谈偏妙，诗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过访随园，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贵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问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韵诗，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见公迟”七字耳。彼此两人诗都遗失。余只记押“心”字韵。尹相国和云：“若非元老怜才意，争动闲灵出岫心？”

一三、浅尝辄止

以昌黎之崛强，宜鄙俳体矣；而《滕王阁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荣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黄山谷之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鹄。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今人末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末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何蜉蝣之多也！



一四、予陵光武、言语强硬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予陵语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光武语也。两人同学，故言语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一五、切勿抄袭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一六、关于乐府

“乐府”二字，是官监之名，见霍光、张放两传。其《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久矣失传，盖因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易至舛误。是以曹魏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袭汉。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袭魏。唐太白、长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诗。少陵、张、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诗，而创为新乐府。元稹序杜诗，言之甚详。郑樵亦言：“今之乐府，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与诗之失传一也。《将进酒》而李余乃序烈女，《出门行》而刘猛不言别离，《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皆与题无涉。”今人犹贸贸然抱《乐府解题》为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画鬼魅，业空无据，且必置之卷首，以撑门面。犹之自标门阀，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

一七、赵孟斥子

《左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赋诗，伯有赋《鹑奔》。赵孟斥之曰：‘床第之言不渝阂，非使人之所闻也。’”然则其他之赋《野有蔓草》、《有女同车》者，其非淫奔之诗，明矣。

一八、发音的变化

“庚”字古音同“罔”，故字法“康”从“庚”，汉以前无读“羹”者。“庆”字古音同“羌”，汉以前无读“磬”者。“令”字古音同“连”，入“先”“仙”韵，传去声作“恋”，汉以前无读“灵”的。

一九、不拘格式

《文选》诗，有五韵、七韵者。李德裕所谓：“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双偶也。”

二十、声调的变化

陆放翁：“烧灰除菜蝗。”“蝗”字作仄声。徐骑省：“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但”字作平声。李山甫《赴举别所知》诗：“黄祖不怜鹦鹉客，志公偏赏麒麟儿。”“麟”字作仄声。王建《赠李仆射》诗：“每日城南空挑战。”“挑”字作仄声。《赠田侍中》：“绿窗红灯酒。”“灯”字作仄声。皆本白香山之以“司”为“四”，“琵”为“别”，“凝脂”为“佞”，“红桥三百九十桥”，“十”字读“湛”也。韩愈《岳阳楼》诗：“宇宙隘而防。”“妨”作“访”音。《东都》诗：“新辈只朝评。”“评”作“病”音。元稹《东南行百韵》诗：“征俸封鱼租”，“封”音“俸”，《卧》诗：“一生长苦节，三省谄行怪。”“怪”音“乖”。《岭南》诗：“联游方片玉，洞照失明鉴。”“鉴”音“间”。





《夜池》诗：“高星无人风张”，“张”音“丈”。“苦思正旦酬白雪，闲观风色动青。”“正旦”读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诗：“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闾阎。”“扇”平声，“膏”去声。李商隐《石城》诗：“簟冰将飘枕，帘烘不隐钩。”自注：“‘冰’去声。”陆龟蒙《包山》诗：“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净食。”自注：“‘料’平声”。朱竹垞《山塘纪事》诗：“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阶。”“阼”音“徂”。杜少陵用“中兴”、“中酒”、“王气”、“贞观”等字，忽平忽仄，随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灯檠”之“檠”，“亲迎”之“迎”，“亲家”之“亲”，“宁馨”之“馨”，“蒲桃”之“蒲”，“侯”之，“马援”之“援”，“别离”之“离”，“急难”之“难”，上应之“应”，“判舍”之“判”，“量移”之“量”，“处分”之“分”，“范蠡”之“蠡”，“弥衡”之“弥”，“伍员”之“员”：皆平仄两用。

二一、奇诗异赋

宋人《雪》诗：“待伴不嫌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已新矣。郑所南《雪》诗：“拇战素手白相敌，酒潮上脸红不鲜。”更新。萧德藻《梅花》诗：“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诗：“过墙新水滴眠鹤，压屋冷云眠定僧。”更新。

二二、不拘事实

《三余编》言：“诗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过峨嵋。谢宣城诗：“澄江净如练。”宣城去江百余里，县治左右无江。相如《上林赋》：“八川分流。”长安无八川。严冬友曰：“西汉时，长安原有八川，谓：泾、渭、灞、产、沔、灃、潦、漓也；至宋时则无矣。”

二三、关于大才

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余以为：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涛浴日，所见皆金银宫阙，奇花异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宠杂，名家必选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当作名家，而使后人置我于大家之中；不可自命为大家，而转使后人屏我于名家之外。常规蒋心余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颓唐。才人胆大也。”心余以为然。

二四、绝妙名联

凡神庙扁对，难其用成语而有味。或造仓颉庙，求扁。侯明经嘉缙，提笔书“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绝。或求戏台对联。姚念兹集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又，张文敏公戏台集宋句云：“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苏州戏馆集曲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俱





妙。或题诸葛庙，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

二五、评黄庭坚诗

余不喜黄山谷诗，而古人所见有相同者。泰仄讥山谷：“得机羽而失鹇鹏，专拾取古人所抛弃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弼州曰：“以山谷诗为瘦硬，有类驴夫脚跟，恶僧藜杖。”东坡云：“读山谷诗，如食蝘蝓，恐发风动气。”郭功甫云：“山谷作诗，必费如许气力，为是甚底？”林艾轩云：“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黄诗如女子见人，先有许多妆裹作相。此苏、黄两公之优劣也。”余尝比山谷诗：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毕竟味少。

二六、重名轻诗

徐凝《咏瀑布》云：“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语。而东坡以为恶诗，嫌其未超脱也。然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倦纱红映肉。”似比徐诗更恶矣！人震苏公之名，不敢掉罄。此应邵所谓“随声者多，审音者少”也。

二七、受恩与否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盖自矜风骨也。余不以为然，寄书规之，云：“人在世间，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节之高，而以乞一顿食，至于冥报相贻。杜少陵以稷、契自许，而感孙宰存恤，至于愿结弟昆。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荐故，终身执门生之礼。盖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圣人之所以不讳也。”若商宝意太史之诗则不然，曰：“名心未了难遗世，晚景无多怕受恩。”蒋苕生太史之诗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辞惠，只愁无处觅金环。”此皆不立身份，而身份弥高。

二八、三才子才气逼人

山阴胡天游稚威，以旷代才，受知于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亚于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馆于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薄萄曰：“彼实垂垂矣。若能以‘侪’‘淮’险韵，刻划其状，当令某伶进酒为欢。”稚威刻烛二寸，成四十韵。其警句云：“一树微藏晓，添幽得小斋。拿藤高屋起，缚架碧霄排。翻水层筛网，行天爪掷钗。枚惊千钉错，结古百绳价。见拟通身胆，环雕出目蛙。巧悬沕泡住，危累弹丸佳。多觉欺邻枣，贫犹敌庚鲑。粉粘云母腻，光逼水晶揩。软谢金刀切，津宜贝齿潜。人窥雨余馆，凉破日斜阶。寒别关门远，肥怜壤性乖。岂知根入塞，不比桔逾淮。”一时传诵。后乾隆辛卯冬日，严冬友侍读在沈学士椒席上，偶谈及稚威以险韵咏蒲桃事。沈因指席间橄榄，命其门人陈梅





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韵赋此乎？”陈即席成二十韵。警句云：“青子尝秋熟，评芳自岭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谏同参。种类炎方别，林园壮月探。阴还连野草，高欲逼层岚。摘去梯难架，收来杖易担。求温凭曾裹，致远籍筒函。卖或论千百，尝应只二三。顰眉今莫讶，若口旧曾谙。细共槟榔嚼香逾豆寇含。讨寻偏耐久，风格在回甘。核试花生烛，仁桃栗缀簪。幸登君子席，佳话并传柑。”余亦在席上，笈门人杨蓉裳仿之，《咏钱》云：“鱼伯飞来后，平添利海波。斫铜耶水曲，铸币压山阿。轻影翻鲸甲，花纹皱凤罗。五铢工剪鉴，四柱细摩挲。轮郭分乌漉，文章备隶蝌。好从床脚绕，谁向梦中磨？萧库悬标榜，吴宫卫甲戈。营中賸才士，帐下卖青娥。藏处同牛吼，行来倩马驮。无缘休慕“孔”，有癖定归和。积窖千缗朽，当筵一掷多。裁皮嗤大业，剪叶记阎婆。只我偏穷薄，终年叹坎轲。逐贫空有赋，得宝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空将奈何！画叉三十块，挂壁羨东坡。”陈杨二君，年未弱寇。

二九、无需舍己为人

方望溪删改八家文，屈梅翁改杜诗，人以为妄。余以为八家，少陵复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复辩论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于字句间，虽《六经》颇有可议处，固无劳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三十、怜才忆友

余甲戌春，往扬州，过宏济寺，见题壁云：“随着钟声入梵宫，凭谁一喝耳双聋？杪楞不解无言旨，孤负拈花一笑中。”“山水争留文字缘，脚跟犹带九州烟。现身莫问三生事，我到人间廿四年。”末无姓名，但著“茗生”二字。余录其诗，归访年余。熊涤斋先生告以茗生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且为通其意。茗生乃寄余诗云：“鸿爪春泥迹偶存，三年文字系精魂。神交岂但同倾盖，知己从来胜感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归，侨寓金陵，与余交好。壬申春，余过良乡，见旅店题诗云：“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蓬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末亦无姓名；但书“篁村”二字。余和其诗，有“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劳宗发观察来江南，云渠宰良乡时，见店壁有此二诗，为馆钦差故，主人将圻去；心甚爱之，抄诗请于制府方敏憲公。方变欣赏，谕令勿圻。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许人。壬辰、在梁瑶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会稽诸生也。以此语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伤方、劳二公之已亡，重赋云：“匹马曾从燕、蓟趋，桥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旷世星难聚，诗有同声德未孤。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偏江湖。秦淮河上敦槃会，应识今吾即故吾。”“三间老屋夕阳屯，底事高轩过此门？飞盖翠摇新蘸墨，华镫红照旧题痕。不教





书漫佣奴易，便胜纱笼佛殿尊。惆怅怜才青眼客，几番剪纸为招魂。”

三一、文风迥异

本朝王次回《凝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唐李飞识元、白诗“织艳不逞，为名教罪人”。卒之千载而下，知有元、不知有李飞。或云：“飞此言见于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诗讥之，故牧假飞语以诋之耳。”

三二、私章惹事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卒意用之。尚书大加词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赧然。

三三、高文良之妻

高文良公夫人，名琬，字季玉，蔡将军毓荣之女，尚书珽之妹也。其母国色，相传为吴宫旧人。夫人生而明艳，娴雅能诗。公巡抚苏州，与总督某不合，屡为所倾；而公卓然孤立。《咏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相假借。”沉思未对。适夫人至，代握笔曰：“不群仍恐太分明。”盖规之也。夫人博极群书，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每与商定。诗集不传。记其《咏九华峰寺》云：“萝壁松门一径深，题名犹记旧铺金。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庙有蠹蟬。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此为其父平吴逆后，获咎归空门而作也。



三四、不拘小节

宋蓉塘诗话识白太传在杭州，意妓诗多于意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关雎一篇，文王辗转反侧，何以不意王季、太王，而意淑女耶？孔子厄于陈、蔡，何以不思鲁君，而思及门耶？

三五、组云改诗

诗人陈制绵，字组云，居南门外，与报恩寺塔相近。樊明征秀才赠诗云：“南郊风物是谁真？不在山巅与水滨。仰首陆离低首诵，长于一塔一诗人。”陈嫌不佳。余曰：“渠用意极妙，惜未醒耳。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则精神全出；仅易三字耳。”陈为雀跃。攀博学好古，尤精篆隶之学。余所得两汉金石文字，皆所





赠也。卒后，余挽联云：“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当古人看。”

三六、奇才张勇

靖逆侯张勇，字非熊，国初定鼎，即仗剑出关，求见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肃，知吴三桂将反，命子云翼间道入都，首发其奸。圣祖亲解御袍赐之。功成后，溢褭壮。相传其封公梦夏侯淳而生侯。薨后葬填，掘地得夏侯碑碣，亦一奇也？性好吟诗，《过崆峒》云：“蚩尤战后久消兵，此处犹存访道名。万里山河尘不起，松风常带凤鸾声。”

三七、风雅诗人何士颐

人谋事久而不得，则意思转淡。何士颐才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意转平。”真悟后语也。其他如：“贫犹卖笑为身累，老尚多情或寿征。”“书因补读随时展，诗为留删尽数抄。”皆不愧风人之皆。残后，余闲信，飞遣人到其家，搜取诗稿，得三百余首。为付梓行世，板藏随园。

三八、才子吕文光

余宰沐阳时，淮安诸生吕文光，馆于沐之吴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试，吕为代倩文字，被余侦破，爱其能文，不加之罪，自延为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绵力漫言承露薄，灵根自信济人多。”又云：“托根何必蓬莱上？得气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县令诗，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辛未进士，出知滑县。

三九、映人魏允迪

江西魏允迪，字懋堂，豪迈不羁，审中书侍读，以抚军公子，而家资散尽，因之失官。《咏山中积雪》云：“寂莫山涯更水滨，漫天匝地白如银。前村报道溪桥断，可喜难来索债人。”“干霄篁竹翠盈眸，雪压风欺扑地愁。莫讶此君无劲节，一经沦落也低头。”又，《出门》云：“凭着牵衣儿女送，只挥双泪不回头。”读之，令人神伤。与余同召试友也。

四十、苏州轿夫

苏州昇山轿者最狡猾，游治少年多与钱，则遇彼姝之车，故意相撞，或小停顿。商宝意先生有诗云：“直得与夫争道立，翻因小住饱看花。”虎邱山坡五十余级，妇女坐轿下山，心怯其坠，往往倒擅而行。《鲍步江竹枝》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头。”





四一、相去甚远

李义山《咏柳》云：“堤远竟相随。”真写柳之魂魄。与唐人“山远始为容，江奔地欲随”之句，皆是呕心镂骨而成。粗才每轻轻读过。吴竹桥太史亦有句云：“人影水中随。”

四二、句句精言

陆鲁望过张承吉丹阳故居，言：“佑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余深爱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竭。不然，一切语古人皆已说尽；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辈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开口便有一定分寸，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赠，他人亦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冬日招秦、蒋两太史及余饮酒，曰：“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门，各赋一诗。”蒋诗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问字车。”公笑曰：“此教官请客诗也。”秦俱不肯落笔。余亦知难而退。公不许。乃不许。乃呈一律云：“小集平泉夜举觞，春风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开东阁，难得群仙共玉堂。”公大喜曰：“开口已包指全题。白傅夸刘禹锡，金陵怀古诗，‘前四句已探骊珠。’此之谓矣！”

四三、侍权不逞

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四四、味鲜趣真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采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如此，而后可与论诗。

四五、学不知足

襄勤伯鄂公容安，好吟诗，如有宿悟。《竹林寺》云：“初地相逢人似旧，前身安见我非僧？”悼亡云：“伤心最是怀中女，错认长眠作暂眠。”

《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共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

